

生命历程视域下退休制度的理论探索

林 义^{1,2} 林 熙²

(1.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1130; 2.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老龄化背景下的退休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已成国内外学界的热点议题。在传统的经济研究之外, 采用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生命历程研究视角, 对退休制度研究能发挥独特的效果。生命历程研究将退休制度视为标准化的生命历程环节, 通过建立养老金制度, 使退休历程制度化, 从而满足工业社会生产的需要。但是, 随着工业社会逐渐向后工业社会过渡, 退休历程也在发生着转变, 传统上对退休行为的规制和约束逐渐丧失效力, 退休过程开始呈现去标准化。退休历程与养老金制度的互动, 将随着退休制度内在要求和养老金制度改革优化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新的阶段。

关键词: 生命历程; 退休制度; 养老金制度; 工业社会

作者简介: 林义(1960—), 男, 重庆人,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林熙(1987—), 男, 四川成都人,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弹性退休政策调整的决策机理及约束条件研究”(项目编号: 71373211) 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4)04-0021-08 **收稿日期:** 2014-05-19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退休制度改革, 是当前国内外学界和政界都十分重视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西方国家对退休问题的关注、研究和政策实践, 迄今已持续数十年。近年来, 我国对于提高退休年龄、改革退休方式的探讨也日渐升温, 甚至有成为大众热点话题的趋势。但是, 尽管集万千目光于一身, 退休制度以及退休行为之真面目, 却仍然如抱琵琶。退休制度和退休行为到底如何形成、由何决定, 仍然有诸多晦暗不明之处。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决定退休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因素。这类研究以探索刺激退休行为的经济激励因素为宗旨, 主要旨在

研究养老金制度如何从收入激励方面影响人们的退休行为。以此类研究为基础, 一些发达国家着手调整和改革其公共养老保险制度, 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精算平衡性, 减少刺激提前退休的经济激励因子。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精算平衡, 实践表明, 经济激励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单从理性经济决策的角度, 在精算平衡的养老保险制度下, 个人应该会倾向于选择延迟退休时间,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经济解释遭遇困境, 也就促使研究者另辟蹊径, 开始探索影响和决定退休行为的非经济决定因素。在这一路径下, 有关生命历程(life course)、社会规范(social norm)这类更偏重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方法,

开始再度焕发活力。

二、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的主要概念、原则

生命历程(life course)研究方法渊源于社会学,最终发展成一种以社会学研究为主体,兼采

心理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理论及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一)生命历程研究的主要概念

生命历程的研究核心在于探索个体生活和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命历程研究中的几个基础概念如表1所示^[1]:

表1 生命历程基础概念界定

术语	定义	备注
生命历程(life course)	某一特定个体或群体在某一段时间之内状态序列	例如接受教育、缔结婚姻、养儿育女、从事工作、进入退休等
事件(events)或转换(transitions)	生命历程状态的改变	状态改变的时点和频率是研究的重点
轨迹(tranjectories)	不同状态先后出现所构成的序列	例如接受教育之后缔结婚姻,缔结婚姻之后生儿育女
持续(duration)	两次状态转化之间的时段	也即是各状态的持续时间

生命历程具有多面性,可以有多种理解角度。但本质上说,生命历程是与年龄紧密挂钩的概念。生命历程既展现在各个年龄个人所从事的角色,同时也规范各个年龄的个体应从事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历程是与社会规范、尤其是年龄规范密切相关的概念。生命历程不仅仅是个人生命过程的客观展现,更是一种具有能动作用的塑造过程。这种塑造过程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政策、法律等外在的、强制的、正式的制约上,同时内化为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群体期望、社会规范。

(二)生命历程研究的基本原则

生命历程之形构,受到多维度的复杂影响,若要力求完整地研究生命历程,便需要遵循多个原则^[2],见表2。

表2 生命历程研究的主要原则

生活史原则	生命历程研究必须考虑个体之前的生活经验
主观能动原则	生命历程具有个性化,个人的主观意志会积极参与到生命历程的制定
时空原则	个人生命历程深受时代和地域影响,换言之,深受文化、制度、经济、政策等因素影响
时点原则	生命历程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各生命状态之时点选择
相关者原则	个人生命历程与相关者(亲属、朋友、同事等)的生命历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显然,生命历程研究具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方面,它研究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角色

和状态,以及个人生命历程是如何受个人经验(生活史)、相关者(亲属、朋友、同事)生命历程、个人特色(收入、教育、健康)等因素影响。有关退休行为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对收入、教育、健康状况等因素对退休决策的影响效应作了相关探讨。虽然这些研究并非完全站在生命历程视角上审视退休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不自觉地实践了生命历程研究的视角。宏观方面,研究者将生命历程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并且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制度、政策的影响和塑造。而福利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则是塑造工业及后工业社会生命历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社会制度的生命历程一旦成型,就具有延续性。因此,同代人、或同一社会阶层人,其生命历程就有可能呈现趋同性。而制度化的生命历程有可能内在化,也即是从社会外部约束过渡到个人内在动机,因而由此可以形成与年龄相关的社会规范,从而约束某一特定年龄的生命状态。

三、作为社会制度的生命历程

若把生命历程视为一种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将生命历程看作个体的生活史,或者个人一生生活历程的被动写照。相反,作为社会制度的生命历程具有很强的能动作用,它将以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来规范和规制个人行为。社会制度的生命历程与工业文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生命历程制度化本身就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3]理解作为社会制度的生

命历程,需要了解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 生命历程制度化的实质及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方式

所谓生命历程制度化,本质上是将生命历程视为一种由社会系统自身的规则生发出的一种社会实在,而不是由一系列既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时间变量。生命历程是一种控制和影响个人生活的规则模式,而不是相反。制度化的生命历程会形成一种社会命令和规范,向个人提供其行动的规则与方式,提供关于未来生活的一种稳定预期,提供融入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规则既有可能是正式的法律规范,也有可能是非正式的规范和信念。透过这种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个人犹如沟渠中的水流,在河道的导引下进行流动。

生命历程制度可以从两种途径来影响个人在不同年龄的决策。第一,对个人的决策提供外在的限制,使其不得不遵循社会所共奉的生命历程形式;第二,个人将生命历程制度内在化,使其转化为个人的内在需求,从而令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群体的生命历程预期。^[4]此外,一个生命中的各阶段之间,也会存在相互影响。例如,当教育阶段延长后,退休阶段就可能延后。

(二) 生命历程制度化的起源与发展

制度化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现代产物。在传统社会,虽然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类似于不同年龄段的生涯规划的说法,例如比较典型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但这些说法与现代生命历程有明显不同。首先,生命过程中不存在明确的时点划分;其次,一般没有相关正式制度进行约束。因此,这些信条并不足以成为一种生涯计划的指导意见或约束意见。韦伯在其宗教及社会的研究中,也指出唯有新教徒,才真正发展出一种受特定信念指导和约束的生命进程。^[5]简言之,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行为大多受某种群体规则、信仰规则约束,而这种规则通常不会提供明确的生命时间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无须提供明确清晰的生命时间安排。

前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存在、或者不需要明确的生命时间安排,这与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生产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前现代社会、或曰传统社会,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以家庭、族群、或宗教组织为基本单位实施的。无论教育、婚姻、经济生产、退休(如果我们在此姑且借用这一概念)

及生活保障,都是在家庭、族群或团体的背景下实现的。^[6]在这一前提下,只需要建立指导性的群体规则或信仰规则,即可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固然无须建立明确的生命时间表。

与之相对,当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细密,原本从属于家庭的诸项功能逐渐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教育依托于学校,工作依托于公司工厂,婚姻则脱离大家族而进入核心家庭,退休保障的责任也逐渐从家庭过渡到企业和社会。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直接导致了现代生命历程的出现,传统社会中较为模糊的时间界限,被工业社会中的个人分工、功能界限所明确,所谓生命历程,也就成了个人在社会分工中不同功能、角色之间的转化过程。从反方面讲,生产社会化,需要一种更严格、更明确的生命时间安排,以便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有序进行,所以也需要一种为社会大众所普遍遵循的生命历程。从这个意义讲,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本身即带有功能性,是适应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应运而生的。生命历程带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因素,因而也会随着社会经济背景之变革而改弦更张。现代社会生命历程之建立,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密切相连。

(三) 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与现代社会生命历程制度

工业社会使个人脱离由亲族等组织所构成的小群体,而以独立姿态步入社会化生产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需要获得一种明确的预期和规范,来安排自身的生活步骤。教育、工作和退休是工业社会中的典型生命历程。^[3]现代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形成生产所需要、社会所认同的生命历程。而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形塑生命历程的途径,主要有三个。其一,通过各种法定年限或期限的规定,来引导个人的行为,如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领取养老金所必需的缴费年限等。其二,通过福利国家制度,在劳动者中建立起一种身份认同。^[2]其三,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障措施,确保既有的生命历程不致中断。^[7]享受各种福利保障的前提是具备相应的身份条件,例如在正规就业部门获得雇佣身份,所以个人若希望得到福利保障,就需要依照福利国家的政策来规划自身的生命历程。当这一行为成为社会共识后,这一生命历程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制度。当全社会都共同遵循这样一种生命历程路径后,生命历程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共同的信条。

既然生命历程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本身具有功能性和目的性,需要满足特定期社会生产所需,那么当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时,生命历程制度需要适应新的需求,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是生命历程中各组成阶段的变化,也可能是各阶段时点的变化。老龄化和后工业社会生产背景下,肇始于工业社会生产的生命历程,也会产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生命历程的“去标准化”现象,昭示着悄然发生的变革。^[8]

四、退休历程与养老金制度

现代生命历程制度是作为工业社会生产的伴随物和支撑体而出现的,这一过程的核心诉求在于,维持工业社会生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循环。这一历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教育和培训阶段、工作阶段、退休阶段。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和培训旨在为劳动力市场提供符合要求的未来劳动力,雇用劳动则是工业生产的主体,最后年老的劳动者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整个生命历程则受风险管理工具保障(如失业保险等),以避免历程中断。这是工业社会生命历程的标准途径,也正是凭借对这一标准途径的规制,保证了工业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退休是这一过程的必备环节,养老金制度则是建立退休制度的首要保证。

(一)退休制度是工业社会生产的必备要件

现代退休制度是一种时代产物,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下的退休制度。^[9]固然,许多社会都曾建立起某种意义的老年供养机制,但其间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这与各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老年人是否有必要退出劳动生产,是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传统生产方式下,老年人非但不必要退出劳动生产,甚至不被容许退出。即使因体力限制不能从事大负荷劳动,也会依据自身条件从事简单劳动。这既是受生产力所限,也受生产方式影响。一方面传统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使得老年人也需要发挥生产能力,才能最大化整体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生产技术简单,同时生产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所以即使是老年人,在生产过程中也有发挥价值之处。

然而在工业生产中,情况却有所改变。老年人变得“有必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工业生产的基础是个体劳动力,劳动分配不再局限于

家庭环境,而扩大到社会环境。劳动力市场有自身的承受限度,老年人需要为生产中的年轻人腾出岗位,才能保证劳动力流动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生产,年轻人通常具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当年轻人生产效率越发提高时,增加劳动市场中的年轻劳工,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在这两个逻辑下,到达一定岁数的老年人有必要退出劳动力市场,退休制度应运而生。

(二)退休制度需要养老金制度予以规范和支撑

工业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在于,基本生产单元从家庭转为个人。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家庭的供养和保障功能被严重削弱。因为保障单位必须以生产单位为基础。人类的保障活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自我保障,保障是依据贡献来取得的。在家庭生产中,老年人并不会完全退出生产活动,他们对家庭生产仍然能做出直接贡献,能够补偿家庭生产对他们的保障给付。但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因为生产单位已经不再是家庭,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老年人是无法直接补偿家计的。所以工业社会背景下,家庭在本质上是无法提供老年保障的。根据保障单元与生产单元的对应原则,工业社会中能提供保障的,只能是个体,以及个体化的社会。而保障之提供,到底更偏重于个体,还是个体化的社会,这就产生了福利国家中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两个长期聚讼的主题。而无论偏重何方,退休老人的收入保障只能依赖于社会养老保险等养老金制度。从这个意义讲,创建养老金制度的最本质意义,就是使退休制度得以可能。其间的逻辑线索是工业社会需要退休制度以保障其再生产,而退休制度需要养老金制度来予以定位和规范。通过制定养老金待遇计发方式、养老金领取年龄,便可引导和规范劳动者在年老时的工作和退休行为。于是,正如教育制度保证了教育培训历程的标准化一样,养老金制度也保证了退休历程的标准化。

(三)工业社会分期及其对应的养老退休特征

我们已经明确了工业社会、退休历程、养老金制度三者之间的逻辑必然联系,那么很显然,工业社会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带动退休历程的变化,同时也会对养老金制度的构建提出新的要求。我们用一个简表来体现其间的变化发展,将工业社会分为三个阶段来考虑,见表3。^[10]

表3 工业社会不同时期的养老退休特征

生命历程要素	早期工业社会	标准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基本社会单元	受薪劳工	男性养家的核心家庭	个体劳动者
工作特征要素	工资关系；家长式公司；失业	完全雇佣；流动性增加；收入增长	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延迟；就业高度流动；失业
退休/老年要素	残障或依据退休规则，退休年龄较高	依据标准退休年龄和提前退休年龄退休	灵活退休、多渠道退休，人均寿命延长，慢性病增长
养老金制度要素	低养老金，给付年龄高	中等程度养老金，给付年龄开始降低，DB (Defined Benefit, 收益确定)型公共养老金	公共养老金给付降低，养老保障向多层次发展

其中早期工业社会对应于19世纪末到二战前的发展，标准工业社会对应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可以看出，尽管同样在工业社会的整体框架下，但工业社会各阶段对退休制度要求，以及相应的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是有区别的。而退休和养老金制度需要进行调整的根源，则在于生产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变。未来退休制度调整，必然需要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要求，而建立符合新生产方式的新生命历程，则需要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我们认为，目前养老金制度改革中的多层次化、流动化、公共养老金精算平衡化、基金积累化都体现着后工业社会的内在要求，而非仅仅因为财务压力这一表象，做出的权益之举。

(四) 退休历程与养老金制度类型学

从本质上讲，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具有一些固有特征，从而工业社会下的退休历程也会具有某种趋同性。但是，工业社会的具体实现方式，例如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式，则会由工业国家自身的制度文化来决定。同样的道理，工业国家的退休历程，以及相应的养老金

制度也会因各国制度文化特征而有所区别，这些区别则会构成比较分析的基础，形成某些类型学的结论。福利国家养老保障模式类型学一直是一个主流的分析范式，结合生命历程分析的视角，能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结论。借助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类型学，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其退休历程的组织形式。即使只将退休养老制度简略分为贝弗里奇型和俾斯麦型，我们也能找到一些基本差异，见表4。^[11]

不同类型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流动性将形塑不同养老退休制度的表现形式。表3只是一个简要例证，更加具体的类型比较分析非本文目的，此处不再赘述。简而言之，退休历程作为生命历程的基本环节，受养老金制度的支撑和制约。在工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退休历程与养老金制度的互动会呈现不同特征，而不同国家的制度文化将塑造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形态，形塑不同类型的养老金—退休制度。退休历程作为生命历程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受养老金制度的制约程度，下面我们将从这个角度考察退休历程制度化的变迁。

表4 不同类型福利国家的退休养老历程特征

	贝弗里奇型福利国家	俾斯麦型福利国家
典型国家	美国，英国	德国，奥地利，荷兰
劳动力市场规则	少量干预，弱劳动保护，低失业保障	国家干预，强劳动保护，高失业保障
流动性	高流动性	低流动性，终身就业
退休历程	倾向延迟和灵活退休	提早退休
养老金制度	均一制养老金，低替代率	高度收入关联，高替代率

五、退休历程制度化的要素及指标

在整个20世纪，退休历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建立标准化、强化标准化到去标准化的过程。退

休历程的去标准化过程仍然随着生产方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而继续。

(一) 退休历程标准化和去标准化

工业社会中，要求老年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

场是一项功能性举措,建立相应的劳动力市场规则和养老金制度,旨在使全社会大多数劳动者能够遵循这一历程。因此,所谓退休历程的标准化,就在于劳动者能否遵循相关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力市场规则所规范的退休路径。与之相对的,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偏离规范的退休路径,就叫做去标准化。标准化与否,依赖于规范制度(养老金制度等)对退休行为的约束力。值得注意的是,标准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概念,因为规范制度本身就出在转变和改革过程中,退休历程去标准化既可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源于规范制度的滞后。我们在此提出以下几项衡量退休历程标准化的指标:

(1)退休年龄与公共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偏离程度;

(2)社会中老年劳动者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时间;

(3)退休者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reentry)的比例。

当然,我们也可以引入其他指标,例如强制退休制度的存在与否,但从历史的持续程度上看,上述三个指标对于研究退休制度的去标准化,能提供较为直接的参考。下面我们将讨论上述三个指标下,退休制度的标准化和去标准化问题。鉴于数据收集以及文章篇幅的局限,我们不会对此三个指标作出细致分析,权且综合前人的研究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考察。

(二)退休年龄与公共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匹配

公共养老金制度通过设立标准养老金领取年龄(statory pensionable age)和提前领取养老金年龄(early pensionable age)来规范和引导退休决策。在界定方面,一些研究也直接将这两个年龄视为标准退休年龄和提前退休年龄。从功能上讲,这样并无不妥,因此我们也沿用这种称谓。标准退休年龄意指能够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前退休年龄则指能够通过一定程度的精算损失,提早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无论是标准退休还是提前退休,都属于在养老金制度框架约束下的退休行为。如果绝大多数劳动者能够稳定在标准退休年龄和提前退休年龄之间退休,那么说明养老金制度对退休历程的规范是显著的,也可以视为退休历程制度化的象征。当然,对于不允许提前领取养老金的国家,就只需观察劳动力市场退出年龄和标准退休年龄的差异程度。研究表明,退休历程标

准化程度因国家不同,会呈现较大差异。例如,大约有76%的美国男性劳动者没有在制度退休区间(62~65岁)退休,其中35%在62岁之前退休,41%在65岁之后退休。^[12]

(三)老年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期

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从某一比重(例如75%的参与率)随年龄递减到另一比重(例如25%的参与率),其间需要持续多少年,是衡量退休历程标准化的一个实用指标。通过四分位差(IQR)可以计算出这指标。这一标准的意义在于,如果退休历程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标准化过程,那么社会中的老年劳动人口应该在某一段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如果社会中老年劳动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时间持续较长,证明退休不是一个显著的标准化过程。同样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退休历程的标准化程度有加大的倾向,退出持续期从12.5年左右逐渐降至8年左右。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目前这一持续期已经达到15年左右,见表5。^[12-13]

表5 美国劳动力市场退出持续期的历史演变

时间 比例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2004
75%	64.66	64.73	64.20	62.35	60.29	55.30
25%	77.40	77.23	76.70	72.44	68.26	70.00
IQR	12.74	12.50	12.50	10.09	7.97	14.70

这一过程体现了退休历程标准化从加强到削弱的过程。这与之之前美国社会保障对退休历程的松散约束也相吻合。

(四)退休人员再就业

退休历程标准化所暗示的一个要求,就是终身退休。换言之,就是劳动者在全职终身就业后,进入“全职终身退休”的阶段。如果劳动者在退休后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对退休历程进行标准化设计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从实践上看,非常明显的是,欧洲劳动者退休再就业的幅度,远低于美国劳动者。在美国,过渡工作(bridge job)——全职劳动之后、到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前所从事的短期工作——是非常流行的。这种短期的过渡型工作在欧洲则不那么常见。相较之下,以美国男性为例,在就业一般发生在较为年轻且较为健康的老年阶段,同时也与养老金状况、配偶就业状况等因素相关,见表6。^[14]

表6 美国劳动者退休再就业及其影响因素

特征	离开劳动力市场(%)	再就业(%)
56岁及以下	78	22
56~61岁	84	16
65岁以上	92	8
主观健康状况		
非常好	82	18
好	88	12
一般或不好	90	10
配偶的雇佣状况		
就业	83	17
非就业	86	14
养老金状况		
无养老金	85	15
仅有DB(Defined Benefit, 收益确定型)养老金	87	13
仅有DC(Defined Contribution, 缴费确定型)养老金	84	16
DC(Defined Contribution, 缴费确定型)和DB(Defined Benefit, 收益确定型)养老金	77	23

欧洲劳动者55~70岁劳动者从事过渡工作比重大约为10.45%。同时,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退休专业模式也有所区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过渡工作率最低,劳动者十分倾向于直接从全职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欧洲中部及北欧国家对过渡工作的接纳度更高。从时间轴上看,欧洲各国劳动者从事过渡工作的比重,呈上升趋势(除西班牙外)。^[15]欧美国家对待过渡工作的态度不同,与两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密切相关。Mayer^[10-11,16]认为,欧洲国家生命历程制度,整体上呈现出封闭式、社团主义、灵活协调的特征,而美国则表现为开放式、去规则化的特征。退休者再就业在美国国家不同表现,也印证了这种类型学结论。

六、后工业时代的退休历程与养老金制度

退休历程是作为生命历程制度的一环,用以

规范和引导适合工业社会生产要求和社会结构要求,而养老金制度则是保障退休历程制度化和标准化的最重要工具。然而,依据这一逻辑思路,生命历程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在工业社会时期,生命历程以教育培训——终身就业——完全退休为标准路径进行组织,这是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路径选择。但是,正如贝克所指出的,标准生涯的基础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工业社会逐步向风险社会转换时,就业也将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系统,到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系统。正式劳动和非正式劳动、就业和失业,在未来将融合为一个灵活多元、具有风险的不充分就业形式的新体系。这一论断与近二十年来生命历程的逐渐去标准化的趋势不谋而合。随着后工业社会新生产方式的产生,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显著增加,个体的生命历程也被显著改变了。教育阶段显著延长,婚姻年龄的趋同程度越来越低,女性劳动者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人力资本从身体机能到脑力技能的偏向,就业和退休方式的灵活性趋势,都意味不同于工业社会标准化生命历程的新形态的出现。而养老保障的多层次化、个人账户化、基金化,也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因为,当退休历程出现灵活化趋势的时候,相应地也必须辅之以更为灵活、更具可携带性的养老金制度,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引导符合社会生产方式的退休路径。当前,人口结构变化被看作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首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的养老金制度与新的退休历程之间的冲突,才是养老金制度问题的根源,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这一冲突更加明显、也更加复杂。而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制度调整改革的根本方向,只能在判明后工业社会中的退休历程后,才能予以确定。最后,我们再次强调的是,后工业社会退休历程的具体形塑方式,与各国制度文化和路径依赖紧密相连。尽管在同类型生产方式下的退休历程有趋同性,但其具体实践方式必然是独特的,这种异质性在生产力发展欠缺平衡的新型经济体中,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 [1] Kok, Jan.(2007). Principles and Prospects of the Life Course Paradigm. Annales de Demographie Historique, No.1, p203-320.
- [2] Mayer, Karl U. & Urs Schoepflin.(1989).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 Rev Social, No.15, p187-209.
- [3] Kohli, Martin.(2007).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Research in Human

- Development ,4(3-4) ,p253-271.
- [4]Mayer ,Karl U. The Sociology of the Life Course and Life Span Psychology- Diverging or Converging Pathways? Ursula M. Staudinger and UlmanLindenberger(eds.) ,Understanding Human Development : Lifespan Psychology in Exchange with Other Discipline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 [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6]Kohli ,Martin.(1986). The World We Forgot :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Life Course. Walter R. HEINZ , Johannes HUININK , and Ansgar WEYMANN(eds) ,The life course reader :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across time ,Frankfurt , Campus-Verlag ,2009.
- [7]Leisering ,Lutz.(2003). Govern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J.T. Mortimer & M.J.Shanahan (Eds.). Springer ,2003 edition.
- [8]Mayer ,Karl U.(1997). The Paradox of Global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Path Dependencies : Life Course Patterns in Advanced Societies. Alison E. Woodward and Martin Kohli(eds)(2001)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in European Societies. London : Routledge.
- [9]Meyer ,John W.(2004). World Society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SocialWorld ,working paper no.9.
- [10]Mayer ,Karl U.(2004). Whose lives? How history , Societies , and Institutions Sefine and Shape Life Course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3) ,161-187.
- [11]Mayer ,Karl U.(2005). Life Course and Life Chanc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 Svallfors(Ed.) ,Analyzing Inequality : Life Chanc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15-77). Palo Alto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Warner ,David F. ,Mark D. Hayward & Melissa A Hardy. The Retirement Life Course in America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 Res Policy Rev. 2010 Jan.
- [13]Henretta ,John C. Uniformity and Diversity : Life Cours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ater-Life Work Exi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2 ,33(2).
- [14]Cahill ,Kevin E. ,M. D. Giandrea& J. F. Quinn. Reentering the Labor Force after Retirement. Monthly Labor Review , June 2011.
- [15]Brunello ,Giorgio & Monica Langella.(2010). Bridge Jobs in Europe.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6938.
- [16]Mayer ,Karl U. New Direction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Mannheimer Zentrum furEuropaische Sozialforschung.Working paper ,no.122 ,2009.

[责任编辑：赵 强]